

当前中国农村教育面临种种困境,既脱离农村生活,又无法与城市生活对接,培养出的学生在农村与城市都难以立足。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重建中国农村教育?4月25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京举办研讨会,共同探讨——

乡村教育变革的困境与出路

□ 本报记者 翟晋玉

农村教育“进难攻,退难守”

“大家会有一种感觉,农村教育好像‘生病’了,表现在学校大量撤并、设备陈旧、农村初中生辍学率居高不下……”在这一名为“探索乡村教育变革的出路”研讨会上,21世纪教育研究院农村教育研究项目组负责人吕超开门见山,直指当前农村教育的困境。

“当前关于农村教育有两种争论,一个是留农论,一个是离农论”。吕超说,“留农论的出发点是应该推动农村的发展,不然人才都流走了,就没有建设农村的人了。离农论则认为,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是一个过程,升学是学生离开农村走进城市最重要的途径之一,也是吸引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的重点,所以应该为培养离开农村为城市服务的劳动力而服务。”吕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可取之处,也都有各自的问题。

吕超指出,无论为农村还是为城市培养人力资本,讨论的都是农村教育的社会性功能。“农村教育是由两个词组成的,一个是农村,一个是教育。假如我们把农村教育的讨论起点放在农村的话,我们更多关注的是教育的社会性功能,我们培养的学生和我们培养的人才最终服务于农村还是城市?如果我们把起点放在教育,我们更多讨论的是教育的本体性功能,每个人在现代生活,他有没有一个生存的选择与自我发展的能力?”

“农村教育在社会性上,进难攻,退难守。‘进难攻’是说当我们培养的农村学生进城市打工的时候,他们需要更多专业技能,但目前大部分人只能从事对知识和专业技能要求比较低的行业,越来越难适应转型发展的需要。”吕超说,“退难守”是指培养的这些人,“在农村也是种田不如老大爷,养猪不如大嫂”。

在吕超看来,农村教育的困境是其社会性功能和本体性功能有冲突。“农村教育不光是为了农村未来发展培养优秀的人力资本,我们也希望能够为未来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提供相应的素质和专业技能,所以我们的观点,也是一部分学者的观点,提出了基于农、为了农、放眼世界。”同时,每个人都需要有基本的教育和生活的技能,在这个过程中更强调教育的本体性功能。“在社会性功能方面,一是要满足农业生产 and 农村发展的专业化教育,二是实现非农转移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教育。无论本体性和社会性功能,它们有机结合是为了培养受教育者实现未来自由选择的能力。”

尊重生命的成长规律

研讨会上,4所农村学校——浙江省上虞金近小学、安徽省休宁平民小学、湖北省鄱阳县马安中学、山西省永济市蒲韩社区农民学校,分别介绍了各自的发展经验和所面临的困境。

举办方希望能够通过研讨会,发现、传播农村教育中这些“美丽花朵”,以期深入认识农村教育的独特价值,探索面向未来的新农村教育。

“这几个案例成功的原因,我们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尊重了生命的成长规律,尊重了孩子的心理发展规律。”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朱启臻说,中国教育的问题出在无一例外都违反了这规律。“我们现在在遵守什么规律呢?全国人民都在遵守一个规律,简单工业经济时代的规律,动不动就讲规模化、标准化。我们用这个东西套在工业上没有问题,但是套到工业以外的所有领域,套在哪里哪里就是灾难。”

“搞教育的人第一个应该遵守的规律应该是教育教学规律,其他的所有规律都要为这个规律服务。我们现在却不是这样,

其他所有规律都要为经济规律服务。我们中国人价值观最高的目标就是多挣钱!”朱启臻说,“我们的教育也是这样。从小就告诉孩子说,你看人家多有钱,你学不好就让你种地,学不好就当农民!”

朱启臻认为,当前中国农村教育最大的问题是脱离了乡村。“远离乡村以后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我们的乡土文化没办法传承。这个学校在村落,里面所有发生的事情都会影响到学校的教师和学生,现在它远离学校了,村子里面的传统美德和传统文化对孩子们陌生了,像诚信、孝文化、互助以及民俗里面蕴含的很多优秀美德,在这一代就会消失。”

“我们努力把孩子们从农村抽离出来,现在又提出来让城市人回到农村去。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朱启臻质问道。

“乡村教育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项目官员许洁英认为,当前的农村教育问题反映了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城镇化和乡村建设之间的矛盾。如果农村教育在中国教育中的地位问题解决不了,要实现农村教育的根本改变很难取得成功。

走差异化发展的道路

吉林省抚松县教育局原局长陆世德提出,农村教育应该回归原本。“现在农村教育走入了一个误区,追求同质化的教育。总是要和城镇学校、城市学校走同一条路,就是让孩子应试,追求分数,追求成绩。在农村的师资、资源远远不如城市学校的时候,这条路我们怎么可能走得通呢?”

陆世德提出农村教育的第二个误区,“也是整个中国教育的误区”,“我们更多地是强调把我们的培养对象培养成一样的人,像工厂一样在生产一个又一个的标准件。更多的是强调教育的服务功能,农村教

育过去经常讲要服务农村经济建设,为‘三农’服务。”

陆世德认为,这样并不错,“但是忽略了一个问题,要怎样去关注人的教育?怎样让我们的教育更加目中有人?特别在农村,因为农民本来就是弱势群体,农村的孩子处在弱势地位上,如果我们盲目追求要培养接班人、建设者,如果仅仅强调这方面,我们的教育可能就会走入死胡同。”

陆世德认为,农村教育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农村的师资水平、办学条件和文化环境限制了农村教育的发展。“实际上均衡发展只是一个美丽的梦想,我们距离‘均衡’这条路还很长。”

“我们农村教育应该走一条差异化发展的道路,不要和城里学校去竞争,不是去竞争,而是要走适合农村教育的道路。”陆世德说,“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要从理念上转变过来,要让我们的农村教育回归本原,不是把每个不同的人培养得像一个人一样,而是把原本就不一样的人培养得更加不一样。”

陆世德特别强调,农村学校可以将改变课程作为突破口,这是农村学校能够有所作为的。“因为课程是学校的核心,有什么样的课程就有什么样的教育。”课程包括两个方面,课堂教学改革和课程内容构建。

“改变课堂的关键是改变教与学的方式。”陆世德说,“要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在课堂里体验成长的快乐。如果我们的课堂在关注人而不是分数的时候,那么学生的成长就找到了出发点,他就在体验生命成长的快乐。这样,我们培养的学生在人格方面是健全的,他有一种主动成长、主动发展的兴趣和积极性。如果我们的课堂改变了,孩子健康成长,人格完善,高分是水到渠成的成果。”

在课程上,陆世德强调,学校要构建

适合农村学生成长的课程体系。“这个课程体系要遵循生活化的原则,贴近农村的生活。让孩子们离生活越近,就越成功的教育。”

“农村教育也有可能走在城市教育之前”

“我们的教育目标是从农村学生的实际需要中产生的,而不是用我们应试化的城市教育去改变农村教育。”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说,从某种角度来讲,农村教育出现的小规模化、综合化、生活化、社区化,事实上正是现代教育的图景。“教育现代化要走向的理想本来就是这个:小班化、学生生活化、社区化,打破教育和生活的隔离,学校和社区的隔离。”

杨东平认为,农村教育可能会走在城市教育的前面。“在前几年大家已经看到过一个现象,在农村学校的课改,以山东省杜郎口中学校为代表,出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格局。城市重点学校名校不用老改革,就凭它的教育GDP就可以继续办学,但是没有优势的农村学校必须从改革中突围,不仅在学业成就上取得很好的成绩,而且逼近了教育的本意。我想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在恢复教育,回归教育本质的方向上,农村教育也有可能走在城市教育之前,现在高度应试化的城市教育不是我们的目标。”

“农村教育一直处在迷茫中。”杨东平说,但金近小学等农村学校的案例说明,在中国的乡村的确有美丽的校园,有一批教育家正在实现自己的理想,在各自不同的条件下开拓一片新天地。“改善农村教育的主体还是我们基层第一线的校长、教师和局长,只要我们在第一线的教师和校长不放弃,有理想有追求,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加强培训需求调研,加大实践性培训比重,增强培训实效性——

教育部对2013年“国培”提出详细要求

本报讯 教育部日前下发通知,就做好2013年“国培计划”——示范性培训项目、中西部项目和幼师国培项目实施工作,要求加强培训需求调研,进一步加大实践性培训比重,不断增强培训实效性。

通知要求,各省(区、市)要对“国培计划”项目实施情况进行全面调研,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摸清需求,并根据本地教师队伍建设实际,进一步明确“国培计划”工作重点,有针对性地进行规划设计。要根据骨干教师高级研修、在职教师提高培训和新任教师岗前培训的不同要求,科学设计培训项目,确保按需施训。要重点关注未参训教师的需求,扩大培训覆盖范围。

同时,各地要根据“国培计划”课程标准,紧紧围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重点难点问题,以提升教师教学技能为中心,以典型案例为载体,合理确定课程内容,开展主题式培训,实践性课程原则上不少于50%。要将师德、教师专业标准解读和信息技术列入必修课程。要切实改变以讲授为主的培训方式,大力推进实践性培训,强化基于教学现场、走进真实课堂的培训环节,通过现场诊断和案例教学解决实际问题,采取跟岗培训和情境体验改进教学行为,切实提升教师课堂教学技能。各地要加强专家库建设,重点遴选一线优秀教师和教研员。进一步加大一线优秀教师和教研员在培训项目师资团队中的比重,应不少于50%。

培训效果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对此,通知要求各地要积极推动培训模式创新,不断增强培训的实效性。比如积极变革远程培训模式,推进教师网络研修社区建设,将网络研修与校本研修紧密结合,打造教师学习共同体,促进教师培训常态化。要积极开展教师培训选学探索,为教师创造自主选择培训内容、时间、途径和机构的机会,满足教师个性化需求;探索将国培学分纳入教师培训学分银行,推动教师非学历培训和学历教育学分互认,激发教师参训动力。要加强教师训后跟踪,通过网络研修、课题研究、定期回访等模式,对教师进行有效跟踪指导。(康丽)



▼ 图片新闻

4月23日,安徽省淮北市长山路小学的同学们在课间开展趣味游戏。

为全面推动中小学阳光体育活动的开展,淮北市自2012年起在中小学内全面开展阳光体育大课间活动,倡导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生活每一天,并将武术操、自编艺术操、跳绳、抖空竹、趣味游戏等融入体育运动中,让学生在快乐运动中健康成长。

陈文晓/摄

第三代课改改什么

(上接1版)

在中国教师报编辑部主任李炳亭看来,第三代课改有三个主要标志。第一是无限放大自学,即学生自主学习,因为学生才是教育最重要的资源。第二是去教师主导化,尽可能减少教师对学生学习的控制。第三是去形式化,课堂教学的形式和技术必须基于学情或者学习现场的需要。“教学改革不是简单改技术,而是改观念。改观念不是白板黑板的问题,而是教学的意义,课堂的背后是教育思想的支撑,对学生生命成长方式的识别。”

李炳亭提出,课改将进一步深化,从“改课堂”向“改教室”过渡。“如果说‘改课堂’是改变教学时间的单位效益,课堂结构和教学方法,那么,‘改教室’则是改变教学空间的‘社会性’,文化形态和人生模式。”他给新教室的定位是“教育的母体,国家的雏形”。

在第三代课改沙龙环节,主持人首先讲了个故事:一所学校把外校不要的问题学生集中起来办了一个班,就配备了一个老师,所有课都由这个老师一个人上。这个特殊班的学生物理成绩最高只有14分。然而3个月后,和平行班一起考试,这个班只有两个孩子没及格。这

样的学生究竟是怎么教的?课究竟是怎么上的?

这个真实的案例深深吸引了与会代表。案例的主角——山东省兖州一中教师李平临时被邀请到主席台上讲述她这个特殊班级的故事:“我第一月就是默默陪着他们,找每个学生身上的闪光点,跟他交流的时候眼睛看着他,拍着他的肩膀,慢慢跟他聊。告诉他你身上有什么样的优点我已经关注到了。我是教语文的,其他的课都不懂,上别的课时,我先从学科老师那儿了解学习目标和学习内容,上课时就让学生自学、讨论、展示,我就负责监督、调控。上这些课实际上是兵教兵,我只是一个组织者而已。”

现代学校什么样

建设“生态型”现代学校,是长陵学校的追求。该校致力于打造“一所培养现代人的学校”。在该校校长李雪峰看来,学校用什么精神改革非常重要。“要把简单的工作真正落到实处。最简单的工作都做不到,你怎么能搞好课改呢?”李雪峰说,“校长改革的信念必须坚定。如果校长头脑中就有‘小声音’,你怎么让教师满怀信心推进课改?”

在现代学校的建设中,河北省清河挥公实验中学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实行“双主”管理,即学生主体的管理和学校主导的管理,两套班子。学生校委会下设六大机构:学习质量中心、学生发展中心、学校发展中心、学校服务中心、招生宣传中心、学督委。

据该校校长张海晨介绍,学校没有政教处,只有以上几个职能部门。学生校委会各中心对接了学校校委会各中心。学校的决策在第一时间一定让所有学生都知道。

“几乎所有学生都在某一个部门里任职,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我们的改革不单纯是某一个局部的变革,是全系统的变革。比如学校里所有的物资核查登记盘点都是学生,学生会开学初到每一个教室、办公室登记。到学期结束时,他们再到承包的办公室、班级去盘点。过去,学校服务中心做这项工作需要一个星期,现在学生做只需要一个小时。所有的孩子都参与了各个中心的工作,学校真正成了一个小社会。”张海晨说。

教师成长学院做什么

很多知名企业都有商学院,中国教师报也有自己的教师成长学院。

2011年,中国教师报在北京市昌平区长陵学校建立了编辑记者实践基地,2013年中国教师报依托长陵学校把实践基地升级为教师成长学院。教师成长学院将开展系列公益培训活动,通过理念引领、思维启发、技术指导等途径推进课改的进一步深化,在此基础上面向全国承接各地教育局和学校的培训业务。

中国教师报教师成长学院秉承“让思想成长,让信仰起航”的理念,通过为教师成长提供美好课程,唤醒职业信念,传播课改文化,培养种子教师,着力构建开放多元、实战有用的教育培训平台,旨在为教育改革蓄势,为教师成长蓄力。

教师成长学院由实战派专家担任成长导师,课程涉及高效课堂教学技能、新教室建设计划、微课程、高效读写、思维导图、领导力修炼、发现自我课程、认识儿童课程、团队文化建设、校园文化策划等系列主题,授课方式以案例教学为主,结合课堂观摩、学校考察、主题沙龙等形式,突出体验式学习和反思性学习。

“本次论坛把中国课改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教育实验室’,‘人本跨界大课堂’等正在成为第三代课改的标志,为中国课改提供了新的方向和路径。”与会的郑州一中经开区区长杨姬文评价说。